

從遞解僑匯到延伸網絡 —— 1899 至 1912 年香港金山莊 華英昌賬簿分析*

李培德**

香港大學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名譽教授

華商賬簿的史料價值近年漸被重視，不少研究利用賬簿去重建不同的經濟數據。本文的目的主要是通過香港金山莊華英昌的賬簿，包括《各伴工金部》、《各客附寄部》、《內埠各號來往部》，來分析華英昌如何建立橫跨廣東、香港、北美的商業網絡，在競爭激烈的僑匯市場分一杯羹，此其一；通過跨地域的資金流轉，如何成功建立一個包括支付、撥付、轉移支付的財務系統，為客戶提供存款、借款、購物、貨幣兌換、匯款、投資等多元信託服務，此其二；華英昌如何以免收手續費和提供類似旅行社的服務，招徠更多的客戶，鞏固不斷發展的匯款業務，此其三。

關鍵字：香港金山莊、華英昌有限公司、廣東華僑匯款、華商賬簿、台山商人網絡

* 本文得以順利完成，有賴以下人士和機構提供協助，謹致謝忱：一、本刊兩名匿名評審人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二、用友公益基金會第一屆商的長城重大研究項目「香港及海外華商賬簿的收集、整理和研究」（2017-2021）提供研究經費，本文為該項目研究成果之一；三、香港大學圖書館特藏部主任陳桂英女士及該部職員提供查閱資料之協助；四、本文部分內容曾先後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暨亞洲研究院、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主辦的研討會和講座上發表，感謝各主持人、評論人及與會人士為改善本文提供的參考意見，這裡從略，不逐一列出。

** E-mail: pui_tak_lee@yahoo.com

收稿日期：108 年 8 月 5 日；接受刊登日期：109 年 4 月 21 日

壹、引言

隨著中轉貿易和航運交通的發達，從 19 世紀末起，香港逐漸成爲亞洲重要的商貿和金融中心，扮演人、財、物、資訊流通的樞紐角色。在地理位置上，台山位於廣東珠三角西部，並非最靠近香港，而且台山經濟的崛起比順德、南海、香山都要遲，特別是順德商人在省會廣州經營大部分的銀號，形成主要的金融勢力，台山商人只可望其項背。不過，到了 19 世紀末，隨著台山海外移民大量增加所帶來的商業機會，台山商人利用香港在亞太地區金融、商業的樞紐地位，成功架設香港與廣州、台山和香港與北美、澳洲、東南亞的商業網絡，逐漸形成一股新興的商業勢力。

在締結台山商人海外商業網絡的過程中，經營出入口貿易、華僑匯款和代辦移民手續的金山莊可謂是主要的推手。利用由移民、貿易和匯款交織而成的商業網絡，大大鞏固了台山商人的商業勢力，正如學者濱下武志（2015）所指，海外華僑匯款包含了以下的三個歷史作用：(一)維持了華僑與僑鄉的往來；(二)促進了包括語言、文化、傳統因素的地方文化跨區域的交往；(三)推動了跨區域商業、金融網的形成。

本文討論的商號華英昌，是香港最早開設和辦得最爲成功的金山莊之一，由台山六村陳氏家族經營。華英昌利用同族和同鄉關係，通過海外移民、貿易和交通，成功將零散的資金流轉，緊緊把握住由人、財、物交織而成的交易網。這種資金的流轉最容易從華英昌的賬簿中見到。過去學界對賬簿的研究，多集中在會計史的討論，把賬簿看成是商號的重要財務會計記錄，或了解商號組織形態的依據（山岡由佳，1995；許紫芬，2015；劉秋根、謝秀麗，2005；劉秋根、楊帆，2015；沈力行、董建波主編，2017；馬勇虎，2017）。也有學者利用賬簿作爲重要史料，把利率、物價、工資、貨幣兌換等資料整理出來，賬簿被視爲經濟發展的一個數字性指標（numerical index）（袁爲鵬、馬德斌，2010；彭凱翔，2010；蔣勤、曹樹基，2016）。以上兩種方向的研究，對我們了解華英昌賬簿的內容和史料價值都很有幫助。不過，本文的目的並不在於整理指標性的資料，也非討論會計史所強調的賬目結構，而

是討論支持整個跨國交易網的一個支付、撥付和轉移支付的資金流動系統，如何可以滿足客戶於股、債、息、匯，甚至貨幣兌換等各種信託服務之需求。

目前學界對香港台山商人的研究，多著重由李煜堂領導的商人組織及其參與孫中山革命運動的關係（Sinn, 1990; Chung, 1998; 1999），對台山商人的海外商業網絡注意不多，而專門研究金山莊的成果更少，更遑論利用賬簿來進行分析（Hsu, 2000a; 2000b; 2006; Fok, 2001; Sinn, 2013; Shiroyama, 2014; 2019; Benton and Liu, 2018），可以說賬簿的史料價值被低估了。

貳、台山商人的海外擴張和香港金山莊

一、海外移民和香港的台山商人

相對於香山而言，台山並非最接近港澳，但台山人移民海外和香山相比，只有過之而無不及，目的地多集中在北美和澳洲，多次發現金礦成爲海外移民的主要推動力。首先是 1848 年美國加州發現金礦，其次是 1851 年澳大利亞的墨爾本，再其次是 1858 年加拿大菲沙河，淘金潮刺激了台山人大批移民海外（梅偉強，2010: 2-3）。台山人稱三藩市爲「舊金山」，墨爾本爲「新金山」，便是這個道理。據學者的統計，到 19 世紀下半葉，遠赴美國的中國移民大部分是廣東人，其中以四邑人（即新會、台山、開平、恩平）最多，香山人次之，三邑人（南海、番禺、順德）再次之，他們多居住於以三藩市、洛杉磯爲中心的加利福尼亞州，次爲紐約、芝加哥、夏威夷（龔伯洪編著，2003: 87, 167）。造成大量廣東人移民海外有著多種原因，但爲「經濟厚利」和「生活所逼」相信是最主要的（盧森，1941）。從表 1 可見，美國的中國移民人數一直在增加，由最初的數百人逐年遞增，到了 1880 年，已超過 10 萬人。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中國移民絕大部分是台山人。據 1876 年美國寧陽會館登記的數字，在美台山人已有 75,000 人。這種以台山人爲主導的中國移民潮同樣可在澳大利亞見到，1857 年時全澳華人有 25,424 人，台山人佔 88%（廣東台山華僑誌編纂委員會編，2005: 41）。

台山人在海外多組織寧陽會館，根據資料所示，依設立年份先後，分別爲：1822 年新加坡，1833 年馬來亞，1854 年三藩市，1864 年仰光，1876 年

表 1：美國華僑人口統計

年份	華僑人數	年份	華僑人數
1849	771	1855	38,687
1850	4,050	1866	58,300
1851	12,000	1868	61,000
1852	25,000	1880	105,465

資料來源：廣東台山華僑誌編纂委員會編，2005: 41。

墨爾本，1889年維多利亞，1890年紐約，1903年溫哥華（廣東台山華僑誌編纂委員會編，2005: 68-69）。香港的寧陽會館設於1876年，1909年改稱「香港寧陽商務公所」，1914年再改稱為「香港台山商會」（香港台山商會誌編纂委員會編，2000）。台山人於海外設立寧陽會館，目的為團結同鄉，其功能等同商會。當金山莊還未正式出現前，台山人移民北美和與中國的商貿活動概由統稱為「六合公司」（Six Companies）的組織來管理。¹ 值得一提的是，六合公司的經營者多有宗族背景，由不同的大姓宗族聯合經營（Qin, 2003; 2009; Hansen, 2006）。

因移民而催生的連帶商業活動，包括辦理移民手續、安排交通、出入口貿易、匯款等，成為早期金山莊的主要業務。台山商人在香港培植勢力，金山莊並非是唯一的對象，在不同的行業都可見到台山商人的影子，二戰前就包括：(一)參茸藥材、出入口辦莊，著名的商號有金利源、廣合源、永協成、南中、廣安昌、新利安、瑞和祥；(二)酒家和旅館，如廣州酒家、彌敦酒店、六國飯店、陸海通旅館、容龍別墅、佐敦酒店；(三)銀行銀號，如康年儲蓄銀行、廣東銀行、陸海通銀業、發昌、大源；(四)保險，有康年人壽、陸海通人壽、聯益、聯泰、上海聯保；(五)金鋪，有麗源、恆盛、天福、大元、大恆；(六)船運，有四邑輪船公司、僑運船務、華僑航業、文星輪船等（協羣公司編輯部編，1940: 13-15）。早期著名的香港台山商人除了前文提到的李煜堂外，

¹ 包括：永用、合和、廣州、勇和、三邑、恩和，辦理出入口貨物、僑匯，處理華僑之間的糾紛和扮演仲裁人的角色。

還有伍學晃、李海雲、陸覺生、黃耀東、余道生、李星衢、伍耀雲、伍華、馬敘朝、馬持隆、譚煥堂等（伍潤三，1958b）。

香港的金山莊，最早設於 1880 年代，著名商號有廣裕泰、廣永生、泰興隆等；到了 1890 年代，數目增加至一百多家，多集中於港島皇后大道中、皇后大道西、德輔道中、德輔道西、文咸街、永樂街、干諾道一帶（鄭寶鴻編著，2016: 50-51）。由台山六村人陳孔欽創辦的華英昌，設立於 1899 年，時間上雖然不是最早，但是香港辦得最成功和規模最大的金山莊之一。正如論者所說：「金山莊三字，顧名思義，是專以新舊金山及海外各埠之辦莊，輸出中國及香港一般產品，供應海外華僑需求。……每字號是備有本舖一幢，三層樓或四層樓不等，地下是貨倉及裝箱打包之處，二樓是辦公用場，三樓乃是專供海外歸來華僑居停之所，四樓是海味及一般貨物存倉，及揀選貨色準備外輸之處。」（李紹僑，1972）這裡雖然沒有提及僑匯，但已把金山莊其他的重要業務都一一指出來了。首先，是從事出入口的辦莊，從香港輸出華僑需要的家鄉物品，主要為海味等食材，而且數量不少，所謂「以辦海味而論，冬菇、香信、蠔豉、京菓之類，每款三四十箱，是很平常，尤大宗者，則以綠豆、紅豆、白米、生油、糖、薑、涼菓、咸料等等，甚至藥材、荔枝乾、咸魚、臘腸，均為各莊所採購者」（李紹僑，1972）。其次，是為華僑準備居停之所。

到了 1920 年代，台山商人在香港已經積累了相當的資本，在香港的金融、轉口貿易、航運交通、旅館等各行業植根，特別是金融方面的實力，甚至可以對外輸出，影響力延伸至廣東台山。舉例來說，於 1923 年成立的台山嶺海銀行，籌集資本 500,000 元，分行遍設江門、香港、廣州、新昌，股東和主要職員包括黃鏡波、譚夏特、陳漸達、黃華堯、黃鳴迪、黃浩如、黃笏南；其他如 1922 年成立的五華實業信託銀行、1932 年成立的南中銀行、1946 年開業的台山縣銀行，多有香港台山商人的參與（台山縣金融誌編寫組編，1988: 21-26）。香港台山商人資本力的提高，令他們在商界更為活躍，由以下兩例足以說明：（一）1910 年參與開發岡州新商埠，集資 240,000 元，分 120 股，每股 2,000 元，當時反應踴躍，超額認股 300,000 元；（二）同年，新寧鐵路公司在港招股，短短數月間台山商人即認股 52,775 元，佔外埠認股的最大多數（霍啓昌，2019: 158）。

二、金山莊的崛起和經營特色

金山莊是香港華商最早興起的行業之一，在 19 世紀中國海外移民的高潮中乘機崛起，逐漸成為台山人移民海外的「中轉站」（梅偉強，2010: 347）。如學者所指，香港是中國華僑匯款的重要「轉匯中心」，有八成以上的海外華僑匯款經過香港流入中國（吳承禧，1937）。金山莊於 1920 至 30 年代發展最為興盛，每年每號運銷海外貨物少則百餘萬元，多則七八百萬元，吸引不少新加入的經營者（雷熙傳，1956）。

華英昌成立於 1899 年，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金山莊之一，於 1936 年註冊為有限公司。正如表 2 所示，21 世紀初，包括南北行、秘魯莊、星嘉坡莊等，金山莊是香港眾辦莊中數目最多的。1908 年時，全港有 183 家，到了 1915 年增加至 239 家，比出現於 1860 年代的南北行還要多。到了 1924 年，數字雖然有所回落，但依然是全港數目最多的出入口辦莊，有 212 家。據學者的估計，1912 年時，香港的南北行和金山莊，為香港華商帶來巨額的財富，整個行業每年可有兩百萬元的盈利（蔡榮芳，2001: 92）。不可不提的是，進入廣東的海外華僑匯款，大概有七成是通過金山莊轉匯內地的，可見金山莊的重要地位（劉佐人，1959: 21）。

在香港的金山莊主要為合夥組織，規模不大，最多不過十數人，一般為四至五人，經營方式多為土產雜貨辦莊或蔘茸藥行。一些較大規模的金山莊，最大資本可高達三百萬元，不過資本並非來自個人，而是宗族姓氏團體，一些缺乏流動資金的金山莊，亦可由宗族姓氏團體提供，以撥贍家費用的存儲匯款，這種情況出現於美國紐約和三藩市較多（劉佐人，1959: 21）。本文討論的華英昌，成立時並沒有這樣大的資本，成立後的 12 年間也未見有以上提及的大批贍家費用的存入。如黃蔭普所指，香港的金山莊多數為合夥組織，由不同股東集股而成，一般來說，每份 1,000 元，共 120 份，資本總額 120,000 元。金山莊的合股股東，年中可獲分派一定股息（稱「老本息」），以週息一分計算。當有盈利時，撥入公積金（稱「漲股」），在適當時候再分派給股東（黃蔭普編，1934: 111）。專門與加拿大溫哥華輔行公司有業務來往的香港輔行金山莊，定息為週息 8 厘，比以上所說的略低，但紅利分配則較靈活，一

表 2：香港華商出入口辦莊數目統計

各類辦莊	1908 年	1915 年	1924 年
南北行及九八行	61	84	69
金山莊	183	239	212
秘魯莊	2	4	6
星嘉坡莊	45	73	71
安南莊	20	36	47
暹羅莊	16	19	27
天津幫	4	7	14
漢口幫	2	8	3
山東幫	4	3	14
上海莊	25	58	66
福州幫	4	11	13
廈門幫	14	22	5
潮州汕頭幫	10	12	20
雲南幫	8	24	34
日本莊	19	30	18
小呂宋莊	18	31	44
其他	8	35	144
總 數	443	696	807

資料出處：單華封編，1908；鄭紫燦總編，1915: 1-106；香港中華編述公司編，1924: 64-95。

分（10%）給司事花紅，5厘（5%）給創辦人獎勵。創辦四年後在盈利公積內提四成（40%）為股東紅利，另外四成五（45%）撥入盈利公積滾動（香港輔行金山莊，1922）。

值得指出的是，遞解僑匯是金山莊的主要業務，與同類型機構民信局存有競爭關係。不過，正如表 3 所羅列的，金山莊有固定的服務對象，即為本鄉同姓宗族服務，加上有附帶代購出洋船票、發寄信件電報、安排住宿、與

表 3：金山莊和民信局的比較

	民信局	金山莊
主要業務	匯兌僑匯	遞解僑匯
服務對象	範圍廣泛，具公開性	以本族姓氏或同鄉異姓為主，具封閉性
經營模式	商號兼營，例如茶莊、雜貨鋪	商號兼營，例如參茸藥材店、海味鋪、金鋪
兼營旅行社	無旅行社業務，但幫助匯款者傳送家書	提供類似旅行社的服務，包括安排住宿、代購船票、與使館接洽、檢查身體、辦理出入境手續、接待華僑、安排回鄉、提供僑鄉資訊等

資料來源：劉佐人，1959: 21；Hsu, 2000b: 39；李培德，2019: 112。

美國使館接洽、提供船上用品如食物、床上用品、蓆、肥皂等，類似旅行社的功能，對於台山同鄉來說，始終較民信局具吸引力（Hsu, 2000b: 39; 2006: 24）。金山莊和民信局最大的分別，就是能夠向華僑提供有如旅行社的服務。這種細心照顧和確保出國機會不失的服務，很受台山華僑歡迎，如論者所指，「過去出國赴美國、加拿大、南美及澳洲等地的華僑，以一般未知進出口及旅途等手續，多託由金山莊代辦進出口護照及船票飛機票等，而從中收取佣金，甚至有設床位招待旅客伙食住宿，因此金山莊一般的收益，招待旅客所得亦頗大宗」（若程，1952）。

三、台山六村陳姓家族

台山六村範圍涵蓋：槎洲村、秀塾村、大灣村、沙喬村、上閣仁厚村和五福村、大平里（又稱瓦窰，由大灣分居遷此）、朗美村（靄堂，1972）。華英昌便是由六村陳姓家族於 1899 年創立，地點設於香港上環德輔道中 290 號。正如前文所述，由於美國的淘金熱潮，大批鄉人移民海外，香港受惠於有利的地理位置、良好的海港和交通設施，吸引了大批來自台山和廣東其他各處的中國勞工為到「金山」尋金做出國準備。金山莊可謂應運而生，為這些出國鄉民提供所需要的家鄉物品、傳遞家書、辦理匯款等，並且一度興旺起來，到了 1915 年已增加至超過兩百家了。華英昌的業務涵蓋美洲各大重要商埠，包括大埠（三藩市）、洛杉磯、西雅圖、烏約（紐約）、波士頓、市

卡喏（芝加哥）、維多利亞、滿地可、秘魯、墨西哥等，² 扮演了連接香港、廣東台山和南北美洲的角色，為三地架設商業網絡，促進了海外台山人社區於人、財、物、資訊的流通（Hsu, 2000a）。

從廣義來說，成立金山莊的目的，並不僅限於為華僑採辦土產及遞解僑匯，更大的意義在於為鄉族社團服務。這裡所指的鄉族，也不只限台山，而是指合稱「四邑」的大族，包括新會、台山、開平、恩平。舉例來說，金山莊裕南隆商號便由黃氏江夏堂所經營，本文討論的華英昌則由陳餘慶堂開設，同為該族經營的還有陸海通，都是香港有名的金山莊。具規模的金山莊，在廣州及四邑各縣均設有業務相互往來的商號或銀號，於抗戰前這類聯號的數量高達百餘家，資金多由美國各宗族姓氏團體組織湊合，或由金山莊自己設立（劉佐人，1959: 22）。被譽為「廣東陳」的台山六村陳氏宗族，可謂經營得法，不僅以金山莊為商，更以此來團結鄉人，從某個意義上說，金山莊和台山陳氏宗族可互為表裡，例如在香港成立台山陳氏家族聯合會，論者謂：「我陳氏先祖，定居台山已數百年於茲矣，家族繁衍，久為人所樂道——廣東陳。……我先進族長，有高瞻遠矚之眼光，紛紛在港創辦金山莊及其他商行，彼此互為相應，守望相助，迨至民國十一年，旅港族紳月亭翁，有見本姓昆仲在港經商者日眾，為聯絡感情及促進互助精神起見，乃倡議組織旅港台陳氏家族聯合會。」（亮明，1972）該會的創辦人如陳月亭、陳符祥、陳雨田、陳孔惠、陳孔森、陳靄堂，無一不是金山莊的主要經營者。

金山莊由陳氏宗族經營，當然對之大力支持，但反過來說，這宗族亦成為金山莊主要客戶和勞工的來源。這種與商業捆綁的宗族團結精神在台山社團刊物上被廣泛鼓吹，例如：「我陳氏家族，瓜瓞綿綿，子孫繁衍，世界上任何的角落無不有我華僑群眾，而華僑群眾中亦無不有我陳氏昆仲，……我們亟宜劍及履及，團結海內外昆仲，發揮高度團結力量，弘揚我家族傳統的美德；繼往開來，光前裕後，為家族盡孝，為國族盡忠。要負起這個重責大任，端賴我們的團結和我們的努力。」（伍潤三，1958a；魁梧，1972）

2 這裡的地名、城市名全部用中文注音來表達，但絕大部分是粵語。華英昌賬簿的其中一個特色，就是不用英語，在筆者查閱的所有華英昌賬簿資料中，不管是人名、地名、公司名等任何名稱，沒有發現一句英語。

華英昌不僅僅是一家金山莊，它對於團結台山同姓宗族子弟，出力甚多。1922年，組織旅港台陳氏家族聯合會，其規模不比一般的同鄉會或同族商會小，而正副會長、理事、顧問等，多是華英昌的夥友（旅港台陳氏家族聯合會編，1972: 4-5）。到了1941年，爲了加強台山治安，又成立香港台山六村自治協會，華英昌無不出錢出力。³華英昌由陳孔欽創立，屬陳氏家族的「孔」字輩，傳到下一代的「國」字輩，同姓宗族的團結力量不僅沒有因時移世易而有所減退，反而有進一步的加強。舉例來說，華英昌的第二代主事者陳國平，在三藩市就讀中學及大學，畢業後參加美軍；1947年返港接任華英昌董事總經理，1951年加入旅港台陳氏家族聯合會，1963年任該會會長，1968年任香港台山商會理事長，後被推選爲會長，同時又爲金山莊同業商會（即華安商會）的主事人，可見他對台山的血緣、地緣、業緣性團結是何等重視（旅港台陳氏家族聯合會編，1972: 27）。

與陳國平有類似背景和經歷的陳伯宏，台山水南水圍村人，爲另一著名的金山莊陸海通的董事長，同樣活躍於香港商界，爲團結香港的台山商會、宗親會、同鄉會賣力，他們的角色可謂是雙重的，既以金山莊來支持台山宗族，也以台山宗族的力量來支持金山莊。據學者所指，在香港的台山商會、宗親會、同鄉會都扮演著導向海外台山僑胞捐款和匯款的角色，金山莊有時會被指責爲壟斷匯款，最後導致團體之間出現糾紛（黃海娟，2016）。

參、金山莊的匯款業務和賬簿

一、香港作爲匯兌和僑匯轉匯中心

香港是中國的轉口貿易中心，對外交通發達，中外商業活動頻繁，加上金融機構數目繁多，從大資本的外資銀行，到中資本的華資銀行，小資本的民間機構如錢莊、銀號，層層相疊，爲香港成爲亞太地區的國際金融中心打下了基礎（姚啓勳，1940）。港幣發行的最大特色，在於具大比數的貨幣非在

3 詳細可參考香港大學圖書館藏《旅港六村自治協會經費捐款簿》（見香港台山六村自治協會，年份不明）、《香港台山六村自治協會進支數部》（見香港台山六村自治協會，1941）。

本港流通，其中華南廣東和東南亞幾佔半數或以上，這表示一則華南廣東、東南亞一帶對港幣信心十足，樂於接受港幣，二則對港幣需求巨大，不僅以港幣為區際貿易的清算貨幣，還以港幣來作為保存資產和海外資本逃避的工具（銀屋義，1942: 169-170）。1910 年時，港幣發行額 3,158 萬元，在本地的流通量只有 1,020 萬元，流入廣東的約為 1,474 萬元，幾乎佔總數的一半（歐陽衛民主編，2015: 747）。此外，香港金融市場發達，投資渠道和工具繁多，吸引外來資金進行各種各樣的投資活動，為僑匯進入香港造成了吸力。

相較於香港，中國內地金融行業的經營條件略遜遜色。首先，內地政局動盪，中國幣值不穩，造成高風險，反而香港可以成為緩衝中心，內地貨幣可以在港預先吸納，套取利潤。其次，內地的新式銀行業方興未艾，首家現代化模式的銀行中國通商銀行成立於 1897 年，緊隨其後的是分別於 1905 年和 1908 年成立的大清銀行、交通銀行，到了辛亥革命後，中國的新式銀行數目始終有限，海外華僑對之信心未足（姚曾蔭，1943: 28）。在以上的情況底下，造成了僑匯在進入中國內地前必須經過香港的推力。

正如前文所說，進入廣東的僑匯絕大部分經過香港，這為金山莊的僑匯業務創造了所謂的大環境。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包括金山莊在內的民間金融機構所發揮的對拆或抵賬功能，令僑匯資金的流轉更為活躍。當金山莊收到華僑匯款的要求時，會把匯款先匯到廣州，再由廣州轉匯台山，或直接由香港匯到台山。無論是哪一種方法，都需要經過轉匯，如學者所指，「僑款的匯撥，或採比對方式，或用賣出港單或省單之法，或運貨抵賬，或送現接濟。廣州及香港的銀號商號對內地往來號，或彼此代理各不取佣，或按收款人所在地的遠近付以相當的佣金，付佣標準均在千分之三至千分之五之間。」（姚曾蔭，1943: 12）這裡提到的「抵賬」，主要是指商號與商號之間的對拆，這種方法最常見於有貿易往來關係的商號上。華英昌除匯款外，還經營出入口辦莊，匯款大大有利於資金周轉，增大華英昌的信用能力。附加一提的是，廣州、台山縣城都是比較大的城市，商號較為集中，但對於一些偏遠的地方，以上所說的對拆或抵賬方法則未必奏效，這可說明為何香港成為僑匯的轉匯中心，所謂「倘甲地對乙地及丙地皆有貿易往來，而乙丙兩地無直接貿易，或其貿易量甚微，則乙丙間之匯兌，有時須通過甲地」（姚曾蔭，1943: 12）。

這就是說，以上提到的甲地猶如香港，所有不能直接匯出或以抵賬清算的僑匯，都可轉移香港，再由香港匯出，這樣具有多方轉匯功能的香港，成為僑匯的轉匯中心自然是理所應當。

二、華英昌賬簿的特色

據黃蔭普於 1930 年代的說法，金山莊屬出入口莊，其主要業務為進出口、買賣糖麵、置業、代購船位。金山莊的賬簿，主要分兩大類別，即總賬類和證據參考類。在總賬類下分：分類進數簿、分類支數簿、各號各友付項簿、各號各友來往貯項簿、交銀簿、圍數簿、客賬簿；在證據參考類下分：找各號貨項簿、各號來往抄單簿、計貨本簿、簽據簿、給認簿、付船簿、定貨簿（黃蔭普編，1934: 111-112）。

現存華英昌的賬簿從 1899 年開始，直到 1952 年止，正如表 4 所示，在

表 4：香港大學圖書館藏華英昌賬簿

年 份	名稱（編號）	冊數
1899 至 1935 年	各客附寄部（YN）	26
1900 至 1933 年	各件工金部（YD）（1909 年起改稱各件耐金總部）	34
1903 至 1935 年	內埠各號來往部（YJ）	22
1910 至 1935 年	交銀部（YG）	9
1914 至 1935 年	雜項交銀部（YH）	10
1916 至 1935 年	進支總部（YE）	4
1923 至 1935 年	各號附揭總部（YM）	4
1934 年	各號附揭來往數部（YI）	1
1936 至 1941 年	本港來貨部（YB）	5
1937 至 1940 年	各江來貨部（YF）	4
1941 年	各客窩位部（YL）	1
1941 年	各號給戳總部（YK）	1
1949 至 1952 年	各客船位總部（YL）	2
不明	不詳（YA）	1
總 數		124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圖書館特藏部目錄（香港大學圖書館，2020）。

香港大學圖書館收藏的 124 冊華英昌賬簿中，只有少數符合黃蔭普的分類。筆者認為華英昌在最初成立的 12 年，主要業務集中於匯款和利用零散的資金進行包括股、債、息、匯、貨幣找換等不同的資本「增值」活動。筆者挑選了其中《各客附寄部》、《各件工金部》、《內埠各號來往部》來進行分析。挑選的原因，不僅在於賬簿數量最多，更在於內容也最為完整。以上提到的三種賬簿都不屬於月結、年結，或總結算類的賬簿，純粹是收入、支付、撥付、轉移支付的流水式資金移動記錄。此外，這些賬簿都沒有轉錄或謄抄，全屬原始賬，和上文提到黃蔭普的分類有所不同。也許香港的金山莊自有其特色，不一定和廣州的相同。

以上表 4 所開列的各種賬簿，以《各客附寄部》、《各件工金部》、《內埠各號來往部》最能反映華英昌的匯款業務。《各客附寄部》長 25.3 釐米，橫寬 18.4 釐米，厚 5 釐米，記錄了每年客戶對華英昌匯款的委託，其中有來自個人的，也有商號的，通常是以一組為單位，每組包含一定的轉付數目，由數筆（稱「柱」）到十數筆不等，個別例外的可多至二、三十筆。在眾多委託人中以陳姓和曾姓人士最多。一般在賬簿上都會記上委託人的姓名、日期、匯款金額、收款人或轉交人的姓名，有時會夾雜匯款的附加用途，包括購買船票、藥材及各種物品、辦貨、繳付商號入股股款、應試、存款、償還借款、手支用（指拿現款）等。值得指出的是，華英昌收到的款項形式多樣，計有：來銀、來貯銀、來赤銀、渣打赤、中赤、上赤（滙豐銀行匯票）、銀紙（指現鈔）等。非匯款性質的記入雖然數目有限，但對我們了解華英昌於融資方面發揮的多樣功能，都很有幫助。例如鄉人陳樹薌於光緒 27 年 5 月 13 日以五穎川堂名義存入 517 元；陳恒英於同年 6 月 14 日貯 17 元，以年息 4.5% 計算；商號華昌麥祚記於光緒 25 年 10 月 13 日借 28 元，於光緒 27 年 6 月 25 日清還。⁴ 在下表 5 見到的陳孔滿，顯然是華英昌的經常客戶，僅前一年的結存便有六千多元。陳孔滿最大筆的資金流動來自陳賢榮前後兩筆「來銀」，共 5,814 元，「支銀」主要為自己在和昌揭的 3,000 元存款，再加上陳賢

4 見香港大學圖書館藏華英昌賬簿（華英昌有限公司，1899-1952），《各客附寄部》，光緒 27 年（1901）。

表 5：1902 年以陳孔滿名義記入的「來銀」和「支銀」

日期	來銀	日期	支銀
	接上年結存 6,417.92 元	1 月 9 日	貯和昌揭 3,000 元
4 月 25 日	自來 150 元	1 月 25 日	使用共 100 元
4 月 23 日	陳孔大由廣蘭英來 25 元	1 月 26 日	孔滿手支 100 元
7 月 17 日	陳孔湛付來 20 元	2 月 27 日	均同昌收廷偉 521.5 元
7 月 27 日	廣蘭英由陳孔大來 28 元	3 月 15 日	孔欽轉致 2,000 元
10 月 7 日	來找金 436 元	6 月 6 日	富興裙兩條 11.05 元
9 月 26 日	陳賢榮付來 3,000 元	6 月 6 日	孔滿手支 100 元
9 月 26 日	陳賢榮付來 2,814 元	6 月 7 日	陳聖元船位 300 元
11 月 26 日	孔滿手來 260 元	7 月 28 日	交裕豐米 19.76 元
12 月 2 日	由積業堂來息 80 元	7 月 28 日	掛借部買物 184.14 元
合共	13,230.92 元	11 月 20 日	附貯瑞昌息 3,000 元
		11 月 20 日	陳賢榮附貯小店 3,000 元
		11 月 28 日	孔滿手支 300 元
		合共	12,636.45 元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圖書館藏華英昌賬簿（華英昌有限公司，1899-1952），《各客附寄部》，光緒 28 年（1902）。

榮的存款，還有其他的零星支出，包括買船票和三次支取現金。

總而言之，一筆款項進來，能產生少則數十筆，多則一百多筆的支付、撥付、轉移支付的流轉資金。簡單地說，匯出款項的人可以按他的意思支付、轉交給任何一個收款人，而且不受時間和空間限制。華英昌猶如一個龐大的支付系統，能讓資金發揮多樣的功能，最普通不過的是購物，包括參茸藥材、白米、油桶、料條布、衣服，甚至澳門彩票都可幫忙代購，⁵ 而儲蓄（稱「附貯小店」）、賒借（稱「入小店揭項」）則最為常見。⁶ 最值得注意的是投資，

5 同註 4，光緒 27 年（1901）。

6 同註 4，光緒 28 年（1902）。

都以合股形式出現，其次為購買保險（稱「燕梳」）。其他私人用途還包括嫁女、運父棺木、捐祖嘗、買船位（主要為「回唐」，下文會進一步討論）。⁷ 值得注意的是 1911 年出現的華洋公司，在華英昌賬簿所顯示的兩批入股股東中，第一批有 23 人，幾乎全部姓陳，入股金額共 4,056 元；第二批 42 人，其中一人用合記商號的名義入股，總股本 7,878 元。不僅是入股款項得經過華英昌之手，就連退股所得的股款 780 元，亦由華英昌來代轉。⁸

《內埠各號來往部》顧名思義，是華英昌與中國內地商號來往的賬簿，有以下幾方面的特點：(一)以商號為記入單位，沒有個人；(二)存入款項只記上一個日期，但同賬目下的每筆支出都有個別的支出日期，筆者對「存」理解為內地商號委託華英昌業務，「支」為華英昌委託內地商號業務；(三)存入金額分「元」和「兩」兩種不同貨幣，支出時既有元和兩，也有只有兩沒有元；⁹ (四)皆為流水賬，即逐筆按先後次序記入；(五)交易筆數特別多，少則十數筆，多則八十多筆；(六)交易時間短則數天，長則三個月，最常見的是一個月。要為內地商號專門設立賬簿，可見華英昌對內地業務的重視，一方面是美洲資金流入香港，經香港再流往內地，另一方面是內地資金流出香港，流出的目的簡單，一般為資金增值。顯然，華英昌就是一個典型的投資中介。

三、華英昌的匯款業務

根據學者的研究（劉佐人，1959；濱下武志，2013），自清末以來，絕大部分流入廣東的僑匯都是經過香港的，而且都由金山莊經手。到了 1930 年代，這個情況並沒有改變，只有在數額上不斷增加，少則一億多元，多則兩億或以上。從表 6 可見，有大概六至七成的僑匯是流入廣東的，為金山莊的匯款業務帶來了黃金的發展機會。

華英昌的匯款業務，依賴者主要分個人和商號兩種。一般而言，先由個人或商號收集匯款至一定的數量，然後委託香港的華英昌匯寄，再由與華英昌有業務往來的商號撥交。根據劉佐人的說法，遞解僑匯的意思可包含：(一)

7 同註 4，光緒 32 年（1906）。

8 同註 4，宣統 3 年（1911）。

9 依筆者所見，在華英昌賬簿上出現的元、兩換算皆一律定為 1:0.72。

表 6：廣東省佔全國僑匯比例（單位：億元國幣）

年份	全國僑匯金額	廣東省所佔金額（%）
1931	4.212	2.50（59.4）
1932	3.235	2.00（61.8）
1933	3.057	1.90（62.2）
1934	2.320	1.37（59.1）
1935	3.160	2.12（67.1）

資料來源：吳承禧，1937。

行船帶款，多屬義務性質；(二)水客帶款，一般收 5% 佣金；(三)按自己要求的兌換帶款（劉佐人，1959: 22）。從華英昌的賬簿可見，與其來往的商號甚多，例如瑞英昌、華興隆、廣孚昌、萬興隆、誠源、和昌隆、廣聯泰、¹⁰ 廣萬昌、寶華昌、廣福祥、公和昌、廣聯和、怡昌、源盛、裕隆、麗隆、益昌、新華隆、廣同泰、美璋隆、宏利、春和匯、廣德榮、錦綸、金利源、合盛和、茂祥押、廣益米鋪、曾昌隆等。¹¹ 以上羅列的商號既有金山莊同業，也有銀號、質押、雜貨辦莊和參茸藥行等。

由華英昌收到的僑匯，可以通過一度、二度，甚至三、四度的轉匯，最後送達收款人的手上，轉匯次數的多寡要視乎華英昌的聯號網，意思是說，聯號越多，越容易把匯款送出。一般而言，匯款與貿易關係不可分，凡不能直接貿易的地方，通常不容易直接匯款，兩地貿易關係越緊密，則匯兌業務也越頻繁（姚曾蔭，1943: 12）。綜合來看，華英昌和台山之間的匯款業務，有以下三種途徑：(一)經香港匯至廣州再轉匯台山；(二)經香港匯至廣州後直接分發台山各地；(三)經香港匯至台山轉撥各地。由此可見，廣州是華英昌最重要的轉匯中介。

10 同註 4，光緒 25 年（1899）。

11 同註 4，光緒 27 年（1901）。

四、《各伴工金部》和華英昌夥友

《各伴工金部》是華英昌各夥友領取酬金（稱「出店」）、茶錢（指打賞）、工資（稱「工金」）、存入款項和支出零用、賒借的記錄。華英昌基本是由台山六村陳姓和上閣村曾姓兩大宗族經營（Hsu, 2000b: 198），¹² 管理結構上並不複雜，沒有明確分開如總理、司理、司庫、司賬、管店、打雜、夥頭、後生等各職別（黃蔭普編，1934: 111）。¹³ 不過，從領取酬金的高低，還是可以判別他們各自在華英昌的地位。根據賬簿顯示，酬金最高為 200 元（後來提高至 550 元），領取者有陳孔欽、陳孔和，還有後來加入的陳孔惠，其次為 104 元，領取者陳孔扳。¹⁴ 陳姓宗族分宜贊房、宜健房、宜敏房、宜獻房四房，陳孔和便是屬於宜健房的。筆者認為陳孔欽、陳孔和、陳孔惠、陳孔扳四人都是同族兄弟，各自代表自己的房來管理華英昌（陳樹華、陳龍鉅編，1949）。¹⁵ 華英昌的夥友數目不多，如表 7 所示，1900 年時只有 10 人，後來陸續增加，到 1904 年時增加至 18 人，但不過兩年便開始回落，最少為 12 人。可以清楚見到，陳姓的夥友數目一直壓倒性地多，只有 1907 年例外。值得一提的是，賬簿上記錄的有兩和元兩種不同貨幣，最後仍以兩來總結算，表示夥友們與內地有緊密的經濟往來。

不可不提的是在《各伴工金部》上記錄的「來茶」，以陳孔惠為例，他於光緒 28 年領到的茶錢來自 25 人，金額少至 0.36 兩，多至 10 兩。此後，給與陳孔惠茶錢的人數不斷增加，到了光緒 29 年，增加至 62 人，光緒 30 年，再增至 69 人，在短短三年間茶錢總額積累高達數千兩之多。有關茶錢可否等同手續費，學者對此有不同的意見（劉進，2011）。筆者認為，在華英昌最初創辦的 12 年，並沒有要求委託業務者（客戶）繳付任何手續費，在賬簿

12 可惜目前沒有找到有關上閣村曾姓一族更詳細的資料。

13 參看黃蔭普對金山莊組織的描述（黃蔭普編，1934）。

14 見香港大學圖書館藏華英昌賬簿（華英昌有限公司，1899-1952），《各伴工金部》，光緒 26 年（1900）、光緒 28 年（1902）。

15 此外，根據香港大學圖書館收藏的香港台山六村自治協會的書信記錄，陳姓宗族移居美國的另有灣溪房、秀溪房、崇禮房、禾田房（香港台山六村自治協會，1947-1950）。

表 7：1900 至 1912 年華英昌夥友數目及組成

年份	夥友組成	總數
1900	陳姓 5 人、曾姓 4 人、黃姓 1 人	10
1901	陳姓 6 人、曾姓 4 人、黃姓 1 人	11
1902	陳姓 8 人、曾姓 4 人、黃姓 1 人	13
1903	陳姓 9 人、曾姓 7 人、黃姓 1 人	17
1904	陳姓 9 人、曾姓 7 人、黃姓 2 人	18
1905	陳姓 10 人、曾姓 7 人、黃姓 1 人	18
1906	陳姓 6 人、曾姓 6 人、黃姓 1 人	13
1907	陳姓 6 人、曾姓 8 人、黃姓 1 人	15
1908	陳姓 6 人、曾姓 5 人、黃姓 1 人	12
1909	陳姓 6 人、曾姓 5 人、黃姓 1 人	12
1910	陳姓 8 人、曾姓 5 人、黃姓 1 人、李姓 1 人	15
1911	陳姓 7 人、曾姓 5 人、黃姓 1 人、李姓 1 人、鍾姓 1 人	15
1912	陳姓 6 人、曾姓 4 人、李姓 1 人、鍾姓 1 人、盧姓 1 人	13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圖書館藏華英昌賬簿（華英昌有限公司，1899-1952），《各伴工金部》，光緒 26 年（1900）至宣統 4 年（1912）。

上所顯示的亦有不少人是沒有給茶錢的。那麼，給與茶錢的人是何目的？除純屬出於對華英昌所提供的服務表示滿意或欣慰外，是否亦表示對宗族的支持？由於早期的茶錢金額大，給與的人數多，這種非正式的收入對華英昌的發展產生甚麼重要的影響，筆者認為該歸結於對華英昌的支持，而華英昌的成功和宗族的團結有不可分之關係。換句話說，華英昌和宗族可謂互為表裡，在同姓族人的支持下，華英昌乃得以茁壯成長。

肆、從賬簿所見的華英昌匯款業務

一、金山客「回唐」

按一般習慣，北美的華僑每隔一、二個月便有匯款到中國的需求，他們會選擇熟識的金山莊辦理，以確保匯款能送到收款人手上。因此，與客戶建

立緊密關係，取得信任，將有助於推廣匯款業務。正如論者所指，「海外華僑返國，是必經香港，每水船多至一、二十人，少也有六、七名，……歸僑祇住三、五天，辦妥各事後，便聯隊返內地去，因為歸僑出入之故，時有匯款代收及存下，可以互相利用，有信譽之字號，是不虞資金短絀，大可運用此筆附櫃銀也。」（李紹僑，1972）筆者認為這裡提及的「附櫃銀」應指託寄的匯款。

在華英昌的《各客附寄部》上，對每一名匯款客戶都會登記存支數目，如果是兩數相抵，便會寫上「兩訖」，如仍有存數，會注明實數金額，並在數額前加上「實」字，以表示是實存之意。華英昌對於這批「回唐」的金山客有另外的處理方法，不僅在賬簿上特別加注「回唐」字樣，還標上他們回鄉的目的地，這樣可有助華英昌掌握對方的地緣背景。金山莊通過安排回鄉交通和其他輔助服務來協助僑胞回國，建立更緊密的關係，這樣會更容易招徠生意。不要小看這個類似旅行社的特別服務，它很可能成為金山莊與南北行和民信局競爭過程中穩操勝券的關鍵因素。

如表 8 所顯示，能夠確認回鄉地點的人數大概佔總數的四分之一，經過清算後以「兩訖」的人佔大多數。這裡要說明的是，在台山華僑的生命歷程中，除終極離開移居地外，還有多種原因需要回鄉，包括：自己或子女的婚娶、祭祖、投資、治病等，一般是每五、六年一次。如學者所說，「四邑美洲僑民平均每五六年返國一次。他們在返國時多把多年積蓄，以現金鈔票或冥紙方式帶回，主要用途在於在鄉間建屋購田，為子女婚嫁，當事情辦妥完畢時，他們再度出國，另開創其新生命。如是周而復始，往返不斷，直至其告老還鄉時止。」（姚曾蔭，1943: 16）站在華英昌的立場來說，能夠盡力爭取「回唐」的金山客繼續使用他們的匯款服務是最大的目標。根據表 8 所列的數字，1902 年每一名金山客為華英昌平均提供的流轉資金為 2,659.87 元，比沒有回唐的客戶高。換句話說，如果能夠擴大這個資金池，讓更多的金山客使用華英昌的服務，原則上可以增大華英昌的資金流動量。不過，也不得不注意到了 1905 年，回唐的金山客在數目上雖然有增加，但是流轉資金量並沒有相應增大，反而有所回落，下調至 2,060.92 元。因此，目標金山客的質和量都同等重要。

表 8：「回唐」金山客經華英昌流轉的資金 (單位：國幣)

1902 年				1905 年			
姓名	回鄉地	存支金額	結算	姓名	回鄉地	存支金額	結算
陳錫	整元村	4,000	兩訖	陳宜晃	金塘村	4,183.4	實 768.6
陳錦昌	瑞英昌*	900	兩訖	陳英護	田美村	1,000	兩訖
陳標良	田美村	2,831.4	兩訖	陳宏宜	大灣村	1,200	兩訖
陳恒英	冲禮村	1,996.9	兩訖	陳宗燦	冲禮村	600	兩訖
陳神邦	秀整村	1,310	實 50	陳象宜	秀整村	3,378.82	兩訖
陳長業	冲禮村	3,000	兩訖	陳宗緒	均安村	1,600	實 500
陳宗洽	大灣村	1,600	實 400	陳孔楨	天年村	260	兩訖
陳文堯	唐海	1,257	兩訖	陳孔材	天年村	1,320	兩訖
陳來長	朝洋村	1,700	實 300	陳伯渠	曾邊村	2,959.8	實 60.2
陳早學	秀整村	2,000	兩訖	陳添保	朝中村	2,000	兩訖
陳九	田美村	700	實 100	陳自廣	秀整村	4,000	兩訖
陳宜茂	蓮洲村	1,500	實 400	陳谷榮	朝中村	1,125.2	兩訖
陳文欽	上閣山	4,042.22	實 809.78	陳宗森	冲禮村	2,400	兩訖
陳治秉	大灣村	1,200	實 800	陳壽元	東坑村	3,400	實 1,000
陳義穩	大灣村	4,340	兩訖	陳相堯	冲禮村	3,620	實 1,000
曾傳光	上閣山	1,751.3	實 248.7	曾松彩	稔坪	2,848	兩訖
曾發裘	山後村	1,700	實 300	曾明生	北洋村	1,400	兩訖
袁傳燕	元村	2,500	實 600	曾羣宗	大三村	2,400	實 200
伍學球	生古豚	1,244	兩訖	曾傳雲	山後村	2,486	兩訖
				曾德貴	曾邊村	700	兩訖
				曾錫毓	山後村	2,998.8	實 451.2
				劉均保	廣海冲	1,220	兩訖
				高龍光	上小	1,000	兩訖
小計	19 人	39,572.82	4,008.48	小計	23 人	48,100.02	3,980
無標明回鄉地	53 人	131,570.05	16,359.23	無標明回鄉地	70 人	130,664.99	8,920.98
總數	72 人	171,142.87	20,367.71	總數	93 人	178,765.01	12,900.98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圖書館藏華英昌賬簿（華英昌有限公司，1899-1952），《各客附寄部》，光緒 28 年（1902）、光緒 31 年（1905）。

註：*表示店名；「兩訖」表示存支金額相抵。

二、靈活的撥付方法

金山莊以服務周到見稱，只要有款項進來，都可以按客戶的要求做適當的處理，以撥付、轉撥的方法辦理存款、放款、入股、投資、購物等不同信託業務。一般以為金山莊在收到匯款後，按照匯款人要求馬上把匯款交到收款人手中，收款人再確認收到款項，整個匯款過程便完結；不過，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由華英昌經手的匯款業務，採用的是靈活的撥付方法，分整批匯港、零星匯港、墊借三種，均由香港的金山莊代收代墊。屬整批匯寄的，金額可高達數千至一萬美元，匯寄者因為擔心在家鄉的兒孫不善理財，遂依賴金山莊來提供信託的服務，先將一筆固定金額存於該莊，代為運用生息，每月以定額匯寄家鄉親屬，而該莊除按期以定額代為匯寄外，餘款可成為該莊的流動資金。據學者所說，這種性質的匯款最終會變成存款，甚至是一筆投資，用於購置股份和房產（劉進、李文照，2011: 62）。

屬零星匯寄者，多為「美員」（即美金匯票），當收到信件後，將美員取出，在香港兌成港幣，然後設法匯寄，或由在台山相熟的銀號或商號暫時墊支，撥交領款人。這種方法，在美往往結合數戶，由宗族社團或辦莊匯寄港莊（如華英昌），收到後再由香港辦莊分別匯付。

屬墊借者，在需要匯款至家鄉時，不會因為手中無款而不能匯寄，辦法是向在美之宗族團體申請借貸，再通知香港該宗族所辦的金山莊代為墊付，定期償還，並付以利息，這一再顯示宗族和金山莊有密切的關係（劉佐人，1959: 22）。

怡昌和麗隆是華英昌在內地業務聯繫最為緊密的兩家銀號。如表 9 所示，1903 年的交易由幾筆到八十多筆不等，不僅筆數多，金額也大，由一千餘兩到七千餘兩不等。這一年間華英昌與怡昌的交易金額累計超過 120,000 兩，若併合麗隆及表 10 所開列的其他 11 家商號，交易金額更高達 361,130 兩。這筆鉅款經過總數 2,502 次的流轉，平均一次是 144.3 兩，所產生的連帶效應，即資本連環增值後的價值，遠遠不止 144.3 兩。從轉收、轉交匯款的手續費和各種貸款、信託投資，再加上因出售外幣匯票所得的收入，華英昌的利潤可謂相當可觀。

表 9：光緒 29 年（1903）華英昌與怡昌和麗隆兩商號交易數額（單位：兩，點數後為錢、分、厘）

怡昌				麗隆			
日期（農曆）	筆數	金額	兩抵	日期（農曆）	筆數	金額	兩抵
1月5日	28	來 5,304.936	來長銀 976.214	1月10日	11	來 1,707.065	支過銀 1,822.796
1月11日至2月2日	24	支 4,328.722		1月18日至2月18日	34	支 3,529.861	
2月3日	28	來 3,365.364	支過銀 1,194.036	2月22日	34	來 1,529.640	支過銀 2,103.658
2月3日至22日	15	支 4,559.400		3月17日至4月3日	12	支 4,055.144	
3月2日、3月25日	61	來 4,142.880	來長銀 212.960	4月9日	58	來 2,174.435	來長銀 856.857
2月27日至4月4日	12	支 3,929.920		4月15日至24日	8	支 1,857.578	
4月7日	53	來 3,497.960	來長銀 530.544	4月26日	40	來 3,068.265	來長銀 949.283
4月7日至5月6日	14	支 2,967.416		4月29日至5月21日	17	支 2,128.982	
5月7日	42	來 3,852.336	來長銀 209.891	5月25日	43	來 2,331.539	支過銀 219.081
5月3日至25日	14	支 3,642.445		5月25日至6月14日	11	支 2,550.620	
5月29日	44	來 2,977.283	來長銀 998.128	5月27日	50	來 2,546.244	支過銀 3,342.495
5月27日至28日	11	支 1,979.155		5月25日至6月30日	12	支 2,888.739	
6月2日	45	來 3,770.848	來長銀 218.485	7月7日	37	來 1,316.160	支過銀 1,863.009
6月4日至28日	13	支 3,552.363		7月7日至23日	16	支 3,179.169	

7月7日	45	來 6,765.991	來長銀 1,391.754	8月2日	52	來 5,144.198	來長銀 842.641
7月7日至8月6日	20	支 5,374.237		8月1日至9月1日	26	支 4,301.557	
8月14日	43	來 6,972.164	來長銀 1,673.106	9月9日	57	來 4,007.332	來長銀 307.516
8月9日至9月14日	15	支 5,299.058		8月27日至9月20日	20	支 3,699.816	
9月21日	45	來 7,852.362	來長銀 940.148	9月29日	34	來 2,965.036	支過銀 803.549
9月22日至10月20日	28	支 6,912.214		9月27日至11月23日	38	支 3,768.585	
10月21日	33	來 3,746.708	支過銀 742.974	11月4日	40	來 2,596.040	支過銀 971.339
10月21日至11月6日	13	支 4,489.682		11月8日至29日	22	支 3,567.379	
11月7日	47	來 4,809.271	來長銀 1,366.487	12月3日	48	來 2,561.760	支過銀 1,892.651
11月8日至28日	10	支 3,442.784		12月3日至20日	21	支 4,454.411	
11月27日	87	來 6,789.350	來長銀 550.529	12月20日	82	來 4,246.128	支過銀 103.523
11月22日至12月22日	18	支 6,238.496		12月23日至25日	9	支 4,349.651	
12月25日	2	來 654.065	來長銀 425.321	12月24日	9	來 305.510	來長銀 65.987
12月23日至28日	2	支 228.744		12月24日	1	支 239.523	
總數	603		來 64,501.518	總數	595		來 36,287.829
	209		支 56,944.636		247		支 44,571.015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圖書館藏華英昌賬簿（華英昌有限公司，1899-1952），《內埠各號來往部》，光緒29年（1903）。

表 10：光緒 29 年（1903）華英昌與其他商號交易數額

（單位：兩，點數後為錢、分、厘）

商號	來銀	筆數	支銀	筆數
源盛	6,127.172	70	6,405.973	29
裕和	15,269.221	105	14,119.507	56
益昌	2,668.409	20	2,409.188	21
順成	1,425.166	20	1,598.205	32
新隆	6,050.623	83	6,362.854	49
華昌	5,130.603	28	4,149.522	20
裕隆	7,390.221	46	7,016.886	79
廣昌隆	35,295.918	71	30,363.664	37
廣興	2,760.004	51	2,607.840	12
貞源	794.000	9	794.000	5
春和堂	43.200	2	43.200	3
總數	82,954.537	505	75,870.839	343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圖書館藏華英昌賬簿（華英昌有限公司，1899-1952），《內埠各號來往部》，光緒 29 年（1903）。

華英昌和內地銀號、商號的往來，主要取決於海外匯款量的多寡，而匯款又取決於當地的經濟發展和世界的銀價上落。從下表 11 可見，華英昌與內地銀號、商號的總交易量可謂逐年遞減，由前述 1903 年的 361,130 兩，到了 1905 年便減至 205,343 兩，減幅超過四成，一年後再減四成；到 1910 年，又再減約四成。造成匯款市道蕭條的原因很可能與銀價自 1906 年高位回落，至 1909 年開始回升有關。銀價高企會令華僑匯款意願減少。值得一提的是，麗隆銀號與華英昌的交易額下跌得最快和最為激烈，到了 1910 年，在華英昌的賬簿上已經再看不到麗隆的名字了。筆者認為，麗隆和華英昌停止交易的原因不是因為麗隆倒閉，而是麗隆是華英昌的競爭對手；當華英昌逐漸察覺麗隆是自己的競爭對手時，交易自然會停止。

表 11：1905、1906 及 1910 年華英昌與怡昌、麗隆及內地其他商號交易數額
(單位：兩，點數後為錢、分、厘)

商號	1905 年 (筆數)	1906 年 (筆數)	1910 年 (筆數)
怡昌	89,292.945 (685)	70,825.380 (598)	63,297.369 (558)
麗隆	40,658.761 (547)	3,719.210 (89)	—
其他	75,391.313 (701)	50,106.632 (602)	15,543.348 (158)
總數	205,343.019 (1,933)	124,651.222 (1,289)	78,840.717 (716)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圖書館藏華英昌賬簿（華英昌有限公司，1899-1952），《內埠各號來往部》，光緒 31 年（1905）、32 年（1906）、宣統 2 年（1910）。

三、可以投機的「𠵼紙」

金山莊的創始源起，可以說是在宗族社團為僑民服務的過程中產生出來的。除信匯以外，美國的華僑匯款多使用票匯的形式，方法是在美國購入「美𠵼」，然後再寄到中國。台山僑胞在美洲目不識丁，對銀行辦理的匯票手續又不熟悉，多依賴至親好友為之代辦，把「𠵼紙」（即英語 *cheque* 的粵語諧音）匯寄家鄉，但在遙遠家鄉的親屬接到「美𠵼」後，亦不能直接使用，遂有金山莊這樣的辦莊，為台山僑胞解決接收匯款的困難（劉佐人，1959: 21）。

台山僑胞在海外辛勞工作，把積蓄寄回家鄉，有意思的是，他們購買的外匯匯票並不是國際匯票，原則上只可以在美國國內流通，但金山莊懂得如何充分利用這稱為「通天𠵼」的外國銀行匯票，把資金靈活流轉。「通天𠵼」是指原為美國國內匯款時用的匯票，但權充為國際票據，是以美元計算，付款地點不在國內而在美國。為何美國華僑要使用這種票據？主要為維持僑匯價值，因為如果使用國際匯票，收款人若在中國則必須按官方匯價兌換國幣，同樣，國際匯票到了香港，也須按官價兌換港幣（李龍，1947；袁丁，2017: 185-188；2019: 229-231）。面對動盪的外匯市場，華僑懂得如何回避風險，把這種票匯的方式交給金山莊操作，同時也拓寬了金山莊的業務範圍。

金山莊收到的各種各樣的「𠵼紙」，包括美國大通銀行、惠通銀行、萬國寶通銀行，也有夾雜滙豐銀行、渣打銀行、有利銀行、華俄道勝銀行、荷蘭銀行、安達銀行的「𠵼紙」，有效期是六個月（姚曾蔭，1943: 3-5），換句話

說，金山莊必須在期限內，因應外匯市場兌換價的高低，適當地將「戾紙」售出，以獲得最高的利潤。需要注意的是，「戾紙」的終極付款地點在美國，如果與美國沒有商貿往來可以對拆清算，這些戾紙只能另尋脫手的途徑。在香港和廣州這些大城市，金融機構林立，持戾紙者只要有商號擔保和在戾紙背後背書，便可把戾紙轉手，況且，匯率也較優惠。不過，在偏遠地區，戾紙脫手就不這麼容易，通常都會賣給當地的金融機構。出售戾紙要繳付佣金，分價內抽佣和價外抽佣兩種，比率大概是在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十之間，不一而足（姚曾蔭，1943: 6）。

一般來說，「戾紙」多集中香港，除了香港金融機構數目較多外，更在於香港有一個比較成熟的投資市場，可以為資金增值，這也是香港金山莊行業發達的原因。由於匯款最終要送達台山各地，資金先集中香港，再由香港流入廣東，最可能是流經廣州。除外幣兌換港幣成為投機的對象外，港幣兌換國幣亦同樣引起包括金山莊在內的其他金融機構的關注。例如在廣州的銀錢業，早已形成炒賣港元的習慣，參與者被稱為「做倉銀號」。在一般情況下，買賣港幣每千元可得佣銀四元，省內匯單每百元可得匯水五六毫（區季鸞編，1932: 88, 185）。當買入港幣的「好友」和賣出港幣的「淡友」相逢，交易便可進行（歐陽衛民主編，2015: 207）。當然，亦可進行屯倉等投機活動，利潤也會有所不同。

華英昌利用同鄉和同族的網絡，把業務延伸至美洲各大重要商埠，包括紐約、舊金山、洛杉磯、波士頓、西雅圖、波特蘭、咸水埠（溫哥華）、滿地可，甚至東南亞的馬尼拉、星加坡、仰光。華英昌通常從美洲收集到各地匯單後，便會要求在廣州和台山的聯號發送匯款。華英昌的收入可謂多元，絕非只局限於匯款的手續費，還應包括根據匯價變動而出售「戾紙」，攬做存款、貸款、託管資產等，說華英昌是一家「民間銀行」，絕不為過（Li and Dymski, 2007）。正如劉佐人於1940年代所分析的，「香港因為多年在國際貿易上地位與匯兌上習慣，造成僑匯主要的清算中心……」（劉佐人，1947: 56），華英昌可謂充分利用了香港於這一方面的優勢，以一個成熟和活躍的金融市場來支撐一個龐大的民間資金流動和支付系統。無可否認，「戾紙」是一個被認為可以投機的對象。根據研究台山銀信的學者所說，有不少懂得

外匯投機的炒家一直盯著這個變幻莫測的戾紙市場：

戾紙的有效期是六個月，急需用款的僑眷在收到後立即售脫，兌取現金；而不急需現款者可以暫時保存戾紙，待價而沽，……因為存在著較為激烈的市場競爭，戾紙的價格會因而大漲，發生貼水（premium）的現象，即戾紙的實際市場價格高於其票面價值，……一位名譚宗傑的港單持有者的原幣金額為3,200元，按照兌換的時價貼水1,443.8元，僅扣除佣金9元多，沒有扣士膽（stamp，即稅票）費，實際支付4,633.92元，說明了這張港單是在市場價上漲時賣出的。（劉進、李文照，2011: 70）

本來這一張戾紙只值3,200元，在獲得貼水後，總值4,633.92元，回報率超過40%。可以這樣說，匯款的轉手次數越多，資本的增值或投資機率越高。此外，出售戾紙不僅可得利潤，同時可與長期有外匯交易的外資銀行建立信用關係，因而獲得額外信貸融資的好處。出身於台山白沙的香港商人馬敘朝，經營和華英昌性質接近的金山莊業務，因為長期與滙豐銀行有外匯（戾紙）的交易，建立了獲取融資的信用關係（Lee, 2015；李培德，2016）。

伍、結論

香港號稱國際金融中心，關注點無不集中於擁有巨大資本的外商金融機構，往往忽略華商在民間金融領域以微型資本來操作的資金流動，影響足可跨越太平洋，由台山至香港，再由香港至北美；反過來說，亦可由北美至香港，再由香港經廣州至台山。香港雖然是中西文化交匯的國際都市，但華商並未完全模仿西方，自有其使用中式賬簿的習慣。如濱下武志所指，中式賬簿有以下幾方面的特點，有助我們了解華商獨有的文化：(一)呈現對合股、集資、投資、利潤、破產等概念，而這些概念未必和西方相同；(二)華商造賬的目的不一定是為了計算盈虧，而是希望掌握由商品、顧客、聯號等交織而成的商業網絡；(三)華商的資本形態是流通而非積累性的，對資本流轉自有一套

看法；(四)華商視聯號、分號關係為平衡的，互不從屬，與西方商人認為的垂直關係不同 (Hamashita, 1993)。

香港金山莊華英昌的賬簿包括《各件工金部》、《各客附寄部》、《內埠各號來往部》，能夠充分反映華商獨有的商業習慣。首先，關係網越大，資本越容易積聚，匯款越容易送出。憑著同族、同姓、同鄉關係，華英昌成功爭取台山六村同姓宗族的支持，不僅有利於集資合股，更可確保僑匯的客源，穩佔台山華僑匯款市場。其次，關係等同信用，華商重視人際關係，視之為籌集資本的基本、建立信用的基礎，通過血緣、地緣、業緣關係延伸商業網絡，有助進行集資、合股、借款、投資等各種資本活動。第三，在緊密的聯號網絡下，能夠超越空間的限制，以對拆和相抵的方式，將北美的僑匯，經香港遞解台山。第四，通過匯款、商品的交易、兌換貨幣、投資等各種資本增值服務，形成一個支付、撥付、轉移支付的系統，讓資金不斷流轉。

華英昌是香港著名的金山莊，雖然得到台山同姓宗族的支持，但它的成功並非必然。如果沒有採用獨到靈活的手段，為僑胞提供多元化的服務，相信並不容易與實力雄厚的民信局競爭，甚至應付同業中的對手如麗隆金鋪¹⁶。提供類似旅行社的細心和周到的服務，相信是華英昌成功的關鍵要素。華英昌從 1899 年創立，經歷辛亥革命、軍閥混戰、省港大罷工、抗日戰爭等多次的社會動盪而不衰，加上自 1912 年後中國現代銀行業的發達，一家又一家的商業銀行陸續開業，令金山莊行業面臨更大的挑戰。除了發展多元化業務，採取及時和適當的策略，亦有助華英昌應付競爭激烈的僑匯市場，例如免收手續費，以非正式的「茶資」取而代之。此外，爭取更多的「回唐」金山客繼續使用華英昌的多元服務，並不以回唐為中止服務的界限，方令華英昌屹立不倒，最後成為廣東僑匯市場的中堅。

16 於內地聯號為麗隆銀號。

參考資料

A. 中文部分

台山縣金融誌編寫組（編）

- 1988 《台山金融誌》。台山：台山縣金融誌編寫組。（The Research Team of Taishan Gazette of Finance (ed.), 1988, *The Taishan Gazette of Finance*. Taishan: The Research Team of Taishan Gazette of Finance.)

伍潤三

- 1958a 〈宗族觀念談〉，見香港台山商會會刊編輯委員會（編），《香港台山商會會刊，1956-1958》，頁 39-40。香港：香港台山商會。（Wu, Run-san, 1958a, “Several Thoughts about Lineage,” pp. 39-40 in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Journal of the Toi Shan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ed.), *Journal of the Toi Shan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1956-1958*. Hong Kong: Toi Shan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 1958b 〈向台山商會諸君進一言〉，見香港台山商會會刊編輯委員會（編），《香港台山商會會刊，1956-1958》，頁 46。香港：香港台山商會。（Wu, Run-san, 1958b, “My Suggestion to the Toi Shan Association,” p. 46 in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Journal of the Toi Shan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ed.), *Journal of the Toi Shan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1956-1958*. Hong Kong: Toi Shan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吳承禧

- 1937 〈香港的華僑匯款〉，《華僑半月刊》101: 5-7。（Wu, Cheng-xi, 1937, “The 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 of Hong Kong,” *The Overseas Chinese Half-Monthly* 101: 5-7.)

李培德

- 2016 〈移民、匯款、投資——香港華商馬敘朝的商業網絡（1900 年代—1940 年代）〉，見鄭宏泰、周文港（主編），《利來利往：金融家族的開拓與創新》，頁 124-147。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Lee, Pui Tak, 2016, “Migration, Remittance and Investment: The Business Networks of Chinese Merchant Ma Tsui Chiu in Hong Kong, 1900s-40s,” pp. 124-147 in Wan Tai Zheng and Man Kong Chow (eds.), *Money Comes and Goes: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Financial Families*. Hong Kong: Chung Hwa Book (Hong Kong) Co., Ltd.; Research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2019 〈書評：班國瑞、劉宏著《親愛的中國：移民書信與匯款，1820-1980 年》〉，《華人研究國際學報》11(1): 107-112。（Lee, Pui Tak, 2019, “Book Review: Gregor Benton and Hong Liu, *Dear China: Emigrant Letters and Remittances, 1820-1980*,”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asporic Chinese Studies* 11(1): 107-112.)

李紹僑

- 1972 〈漫談金山莊的過去與將來〉，見華安商會（編），《香港華安商會年刊，1971-1972》，頁 62。香港：華安商會。（Li, Shao-qiao, 1972, “A Discussion on the Gold Mountain Firm’s Past and Future,” p. 62 in Wah On Exporters and Importers Association (ed.), *Annual Report of Wah On Exporters and Importers Association, 1971-1972*. Hong Kong:

Wah On Exporters and Importers Association.)

李 龍

1947 〈美國的華僑匯款〉，《中美週報》266: 19-20。(Li, Long, 1947, "The 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 from America," *Chinese-American Weekly* 266: 19-20.)

沈力行、董建波（主編）

2017 《平湖老鼎豐醬園經營研究》。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Shen, Li-xing and Jian-bo Dong (eds.), 2017, *A Study of the Business of the Soy Sauce Shop Laodingfeng of Pinghu*. Shanghai: 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

協羣公司編輯部（編）

1940 《香港華僑工商業年鑒》。香港：協羣公司。(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Hip Kwan Co. (ed.), 1940, *The Yearbook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ip Kwan Co.)

亮 明

1972 〈祝本會金禧會慶回顧與展望〉，見旅港台山陳氏家族聯合會（編），《旅港台山陳氏家族聯合會金禧紀念特刊，1922-1972》，頁67。香港：旅港台山陳氏家族聯合會。(Liangming, 1972, "Celebrating the Golden Jubilee of Our Association: Review and Retrospect," p. 67 in the Chan Clansmen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ed.), *The Commemoration of the Golden Jubilee of the Chan Clansmen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1922-1972*. Hong Kong: The Chan Clansmen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姚啓勳

1940 《香港金融》。香港：著者自刊。(Yao, Qi-xun, 1940, *The Finance of Hong Kong*. Hong Kong: Privately Printed.)

姚曾蔭

1943 《廣東省的華僑匯款》。重慶：商務印書館。(Yao, Zeng-yin, 1943, *The 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 of Guangdong*. Chongqing: Commercial Press.)

若 程

1952 〈華安商會與金山莊〉，《經濟導報》32: 14。(Ruo, Cheng, 1952, "The Wah On Exporters and Importers Association and the Gold Mountain Firm," *Economic Bulletin* 32: 14.)

香港大學圖書館

2020 《香港大學圖書館特藏部目錄》。香港：香港大學圖書館。(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ies, 2020, *Catalogue of the Special Collection*.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ies.)

香港中華編述公司（編）

1924 《香港商業名錄》。香港：香港中華編述公司。(Xianggang Zhonghua Bianshu Gongsi (ed.), 1924, *The Business Direc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Xianggang Zhonghua Bianshu Gongsi.)

香港台山六村自治協會

1941 《香港台山六村自治協會進支數部》。香港：六村自治協會。(The Self-Governing Society of Liucun Taishan in Hong Kong, 1941, *The Account Books of Income and Expenses*. Hong Kong: The Self-Governing Society of Liucun.)

1947-1950 《香港台山六村自治協會資料》，第5冊，書信記錄。香港：六村自治協會。(The Self-Governing Society of Liucun Taishan in Hong Kong, 1947-1950, *Materials of*

the Self-Governing Society of Liucun Taishan in Hong Kong, Vol. 5, Correspondence Records. Hong Kong: The Self-Governing Society of Liucun.)

年份不明 《旅港六村自治協會經費捐款簿》。香港：六村自治協會。(The Self-Governing Society of Liucun Taishan in Hong Kong, n.d., *The Account Books of Income and Donations*. Hong Kong: The Self-Governing Society of Liucun.)

香港台山商會誌編纂委員會 (編)

2000 《香港台山商會誌》。香港：香港台山商會。(Th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the Gazette of Toi Shan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ed.), 2000, *The Gazette of Toi Shan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Hong Kong: Toi Shan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香港輔行金山莊

1922 《香港輔行金山莊股份簿》。香港：香港輔行金山莊。(Fu Hang Gold Mountain Firm, 1922, *Shareholders Record*. Hong Kong: Fu Hang Gold Mountain Firm.)

旅港台山陳氏家族聯合會 (編)

1972 《旅港台山陳氏家族聯合會金禧紀念特刊, 1922-1972》。香港：旅港台山陳氏家族聯合會。(The Chan Clansmen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ed.), 1972, *The Commemoration of the Golden Jubilee of the Chan Clansmen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1922-1972*. Hong Kong: The Chan Clansmen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袁 丁

2017 〈近代北美華工僑匯的運送〉, 見黃心雅 (主編), 《北美鐵路華工: 歷史、文學與視覺再現》, 頁 181-203。臺北: 書林。(Yuan, Ding, 2017, "The Delivery of the Remittance Sent by the Chinese Workers in North America," pp. 181-203 in Hsin-ya Huang (ed.), *Chinese Railroad Workers in North America: Recovery and Representation*. Taipei: Bookman.)

2019 《跨國移民與近代廣東僑鄉》。北京: 中華書局。(Yuan, Ding, 2019, *The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Societies in Modern Guangdo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袁為鵬、馬德斌

2010 〈商業賬簿與經濟史研究——以統泰升號商業賬簿為中心 (1798-1850)〉, 《中國經濟史研究》2010(2): 50-60。(Yuan, Wei-peng and De-bin Ma, 2010, "Account Books and the Research of Economic History: Focusing on the Tongtaisheng Account Books, 1798-1850," *Research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2010(2): 50-60.)

馬勇虎

2017 《近代徽州布商研究: 以商業賬簿為中心》。蕪湖: 安徽師範大學出版社。(Ma, Yong-hu, 2017, *A Study of the Fabric Merchant of Modern Huizhou: Focusing on the Account Books*. Wuhu: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區季鸞 (編)

1932 《廣州之銀業》。廣州: 國立中山大學經濟調查處。(Ou, Ji-luan (ed.), 1932, *The Banking Industry of Guangzhou*. Guangzhou: Department of Economic Survey,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梅偉強

2010 《廣東台山華僑史》。北京: 中國華僑出版社。(Mei, Wei-qiang, 2010,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of Taishan Guangdong*. Beijing: The Chinese Overseas Publishing House.)

許紫芬

- 2015 《近代中國商人的經營與帳簿：長崎華商經營史的研究》。臺北：遠流。(Hsu, Tzu-fen, 2015, *Account Books and Business of Modern Chinese Merchants: A Study of the Business History of Chinese Merchants in Nagasaki*. Taipei: Yuan-Liou.)

陳樹華、陳龍鉅（編）

- 1949 《台山六村鄉大美村陳餘慶堂家譜》。香港：私人印製。(Chen, Shu-hua and Long-ju Chen (eds.), 1949, *Genealogy of the Chenyuqing Tang of Damei Village, Liucun Township, Taishan*. Hong Kong: Privately Printed.)

單華封（編）

- 1908 《華商人名錄》。香港：私人印製。(Shan, Hua-feng (ed.), 1908, *The Chinese Directory*. Hong Kong: Privately Printed.)

彭凱翔

- 2010 〈近代北京貨幣行用與價格變化管窺——兼讀火神會賬本（1835-1926）〉，《中國經濟史研究》2010(3): 91-100。(Peng, Kai-xiang, 2010, “A Brief Study of the Popular Currency and Changes of Price in Modern Beijing: Reading the Account Books of the Club of Fire God, 1835-1926,” *Research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2010(3): 91-100.)

華英昌有限公司

- 1899-1952 《華英昌賬簿》。香港：華英昌有限公司。(Wah Ying Cheong Co., Ltd., 1899-1952, *Account Books of Wah Ying Cheong Co., Ltd.* Hong Kong: Wah Ying Cheong Co., Ltd.)

黃海娟

- 2016 〈華南地區捐款性僑匯的流通運作——20世紀上半葉香港台山商會的角色〉，《民國檔案》2016(1): 83-90。(Huang, Hai-juan, 2016, “The Circulation of the Donation Remittance in South China: The Role Played by the Toi Shan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Republican Archives* 2016(1): 83-90.)

黃蔭普（編）

- 1934 《廣東工商業固有簿記調查彙編》，上編。廣州：國立中山大學經濟調查處。(Huang, Yin-pu (ed.), 1934, *The Collection of Research Reports of the Book-keeping Formats of the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Guangdong*, Vol. 1. Guangzhou: Department of Economic Survey,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雷熙傳

- 1956 〈泛論華安商會事業過去與將來〉，見華安商會（編），《香港金山莊行華安商會年刊，1956》，頁27-28。香港：華安商會。(Lei, Xi-chuan, 1956,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Past and Future of the Wah On Exporters and Importers Association,” pp. 27-28 in Wah On Exporters and Importers Association (ed.), *Annual Report of Wah On Exporters and Importers Association, 1956*. Hong Kong: Wah On Exporters and Importers Association.)

魁 梧

- 1972 〈偉大的家族團結力量〉，見旅港台山陳氏家族聯合會（編），《旅港台山陳氏家族聯合會金禧紀念特刊，1922-1972》，頁66。香港：旅港台山陳氏家族聯合會。(Kuiwu, 1972, “The Great Solidarity Power of the Clansmen,” p. 66 in the Chan Clansmen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ed.), *The Commemoration of the Golden Jubilee of the Chan Clansmen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1922-1972*. Hong Kong: The Chan Clansmen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劉佐人

- 1947 《金融與僑匯綜論》。廣州：廣東省銀行經濟研究室。(Liu, Zuo-ren, 1947, *Essays on Finance and 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 Guangzhou: The Economic Research Department, The Kwangtung Provincial Bank.)
- 1959 〈金山莊的研究〉，《中國經濟月刊》101: 20-22。(Liu, Zuo-ren, 1959, “A Study of the Gold Mountain Firms,” *The China Economist* 101: 20-22.)

劉秋根、楊帆

- 2015 〈清代前期賬局、放賬鋪研究——以五種賬局、放賬鋪清單的解讀為中心〉，《安徽史學》2015(1): 58-66。(Liu, Qiu-gen and Fan Yang, 2015, “Research on Account Bureau and Credit Agencie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Center around Reading Five List of Account Bureau and Credit Agencies,” *Historical Research in Anhui* 2015(1): 58-66.)

劉秋根、謝秀麗

- 2005 〈明清徽商工商業鋪店合夥制形態——三種徽商賬簿的表面分析〉，《中國經濟史研究》2005(3): 79-87。(Liu, Qiu-gen and Xiu-li Xie, 2005, “The Format of Shop Partnership in the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Three Account Books of the Huizhou Merchants,” *Research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2005(3): 79-87.)

劉 進

- 2011 〈銀信收費與珠三角僑鄉社會觀念變遷〉，《五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3(2): 7-10。(Liu, Jin, 2011, “Remittance Charges and the Change of Social Attitudes in the PRD Region,” *Journal of Wuy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3(2): 7-10.)

劉進、李文照

- 2011 《銀信與五邑僑鄉社會》。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Liu, Jin and Wen-zhao Li, 2011, *The Letter Remittance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Societies in the Wuyi Region*. Guangzhou: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廣東台山華僑誌編纂委員會（編）

- 2005 《廣東台山華僑誌》。台山：廣東台山華僑誌編纂委員會。(Th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the Gazett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Taishan Guangdong (ed.), 2005, *The Gazett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Taishan Guangdong*. Taishan: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the Gazett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Taishan Guangdong.)

歐陽衛民（主編）

- 2015 《嶺南金融史》。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Ouyang, Wei-min (ed.), 2015, *Financial History of Lingnan*. Beijing: China Financial Publishing House.)

蔣勤、曹樹基

- 2016 〈清代石倉農家賬簿中數字的釋讀〉，《社會科學輯刊》2016(5): 133-141。(Jiang, Qin and Shu-ji Cao, 2016, “An Interpretative Numerical Study of the Account Books of the Shicang Farmhouse of Qing Dynasty,” *Social Science Journal* 2016(5): 133-141.)

蔡榮芳

- 2001 《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Tsai, Jung-fang, 2001, *The Hong Kong People's History of Hong Kong, 1841-1945*.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鄭紫燦（總編）

- 1915 《香港中華商業交通人名指南錄》，第1冊，《香港行名目錄》。香港：私人印製。
(Jan, George Chance (ed.), 1915, *Anglo Chinese Commercial Directory*, Vol. 1, *Index for Classification of Hong List*. Hong Kong: Privately Printed.)

鄭寶鴻（編著）

- 2016 《香港華洋行業百年：貿易與金融篇》。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Zheng, Bao-hong (ed.), 2016, *A Centennial History of Anglo-Chinese Business in Hong Kong: Trade and Finance*.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Hong Kong) Co., Ltd.)

盧 森

- 1941 〈廣東人爲什會出洋？〉，《四邑華僑導報》1(4): 71-72。(Lu, Sen, 1941, “Why Cantonese Will Go Overseas?” *Siyi Overseas Chinese Herald* 1(4): 71-72.)

霍啓昌

- 2019 《香港與近代中國》。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Fok, Kai-cheong, 2019, *Hong Kong and Modern China*.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Hong Kong) Co., Ltd.)

濱下武志

- 2015 〈僑批史研究與學科構想——僑匯的經濟因素、社會因素、文化因素〉，見張禹東、莊國土（主編），《華僑華人文獻學刊》，第1輯，頁3-23。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Hamashita, Takeshi, 2015, “The Overseas Remittance Studies and Subject Compose: The Economic/Social/Cultural Factors of Overseas Remittance,” pp. 3-23 in Yu-dong Zhang and Guo-tu Zhuang (eds.), *Journal of World Confederation of Institutes and Libraries for Chinese Overseas Studies*, Vol. 1.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龔伯洪（編著）

- 2003 《廣府華僑華人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Gong, Bo-hong (ed.), 2003, *The History of Overseas Cantonese*. Guangzhou: Guangdo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靄 堂

- 1972 〈六村萌美村近代科名及耆老佚事概述〉，見旅港台山陳氏家族聯合會（編），《旅港台山陳氏家族聯合會金禧紀念特刊，1922-1972》，頁27。香港：旅港台山陳氏家族聯合會。(Aitang, 1972,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Modern Terms and Old Stories of the Liu Village and Mengmei Village,” p. 27 in the Chan Clansmen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ed.), *The Commemoration of the Golden Jubilee of the Chan Clansmen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1922-1972*. Hong Kong: The Chan Clansmen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B. 外文部分

山岡由佳（許紫芬）

- 1995 《長崎華商經營の史的研究——近代中国商人の経営と帳簿》。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Yamaoka, Yuka, 1995, *A Study of the Business History of Chinese Merchants in Nagasaki: Account Books and Business of Modern Chinese Merchants*. Kyoto: Minerva.)

銀屋義

- 1942 〈南支に於ける通貨問題〉，《一橋論叢》9(2): 157-180。(Ginya, Yoshi, 1942, “The Currency Problem in South China,” *The Hitotsubashi Review* 9(2): 157-180.)

濱下武志

- 2013 《華僑・華人と中華網——移民・交易・送金ネットワークの構造と展開》。東京：

- 岩波書店。(Hamashita, Takeshi, 2013, *Overseas Chinese and China Networks: The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of Emigration, Trade and Remittance*. Tokyo: Iwanami Shoten.)
- Benton, Gregor and Hong Liu
2018 *Dear China: Emigrant Letters and Remittances, 1820-1980*.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ung, Stephanie Po-yin
1998 *Chinese Business Groups in Hong Kong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 China, 1900-25*. London: Macmillan; St. Martin's Press.
1999 "Mobilization Politics: The Case of Siyi Businessmen in Hong Kong, 1890-1928," pp. 45-66 in Leo Douw, Cen Huang, and Michael R. Godley (eds.), *Qiaoxiang Ties: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Cultural Capitalism' in South China*. London;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 Fok, K. C.
2001 "Lineage Ties and Business Partnership: A Hong Kong Commercial Network," pp. 159-170 in Shinya Sugiyama and Linda Grove (eds.), *Commercial Networks in Modern Asia*. Richmond, Surrey: Curzon.
- Hamashita, Takeshi
1993 "Accounting Books and Merchants' Culture,"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Business Houses in South-East Asia since 1870. London: Centr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 Hansen, Lawrence Douglas Taylor
2006 "The Chinese Six Companies of San Francisco and the Smuggling of Chinese Immigrants across the U.S.-Mexico Border, 1882-1930," *Journal of the Southwest* 48(1): 37-61.
- Hsu, Madeline Y.
2000a "Migration and Native Place: Qiaokan and the Imagined Community of Taishan County, Guangdong, 1893-1993,"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9(2): 307-331.
2000b *Dreaming of Gold, Dreaming of Home: Trans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China, 1882-194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Trading with Gold Mountain: Jinshanzhuang and Networks of Kinship and Native Place," pp. 22-33 in Sucheng Chen (ed.), *Chinese American Transnationalism: The Flow of People, Resources, and Ideas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during the Exclusion Er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Lee, Pui Tak
2015 "Linking Global and Local Networks of Credit and Remittances: Ma Tsui Chiu's Financial Operations in Hong Kong, 1900s-1950s," pp. 165-178 in Ulbe Bosma and Anthony Webster (eds.), *Commodities, Ports and Asian Maritime Trade since 1750*. Lond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Li, Wei and Gary Dymksi
2007 "Globally Connected and Locally Embedd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alyzing the Ethnic Chinese Banking Sector," pp. 35-63 in Eric Fong and Chiu Luk (eds.), *Chi-*

nese Ethnic Business: Global and Local Perspectiv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Qin, Yucheng

- 2003 “A Century-old ‘Puzzle’: The Six Companies’ Role in Chinese Labor Import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12(3-4): 225-254.
- 2009 *The Diplomacy of Nationalism: The Six Companies and China’s Policy toward Exclus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Shiroyama, Tomoko

- 2014 “The Hong Kong-South China Financial Nexus: Ma Xuchao and His Remittance Agency,” pp. 203-224 in Sherman Cochran (ed.), *The Capitalist Dilemma in China’s Communist Revolu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East Asia Program.
- 2019 “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s in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pp. 72-103 in Chi-cheung Choi, Takashi Oishi, and Tomoko Shiroyama (eds.), *Chinese and Indian Merchants in Modern Asia*. Leiden; Boston: Brill.

Sinn, Elizabeth

- 1990 “The History of Regional Associations in Pre-War Hong Kong,” pp. 159-186 in Elizabeth Sinn (ed.), *Between East and West: Aspect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2013 *Pacific Crossing: California Gold, Chinese Migration, and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From Delivering Remittance to
Extending Networks:
An Analysis of the Account Books of
Wah Ying Cheong Co., Ltd. in Hong Kong,
1899-1912**

LEE Pui Tak

Honorary Professor

School of Moder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Recently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account books has gained attention because of the availability of new sources. Focusing on the account books of an importer and exporter firm, Wah Ying Cheong Co., Ltd. in Hong Kong, this paper traces the growth of the company's transnational business network across the Pacific. The study is based on three premises: First, it examines how the company expanded its business network spanning from Guangdong through Hong Kong to North America,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competition in the overseas Cantonese remittance market. Second, it examines how Wah Ying Cheong formed a financial system to provide additional banking services to its customers including deposits and loans, payment for shopping, currency exchange and purchase of stocks. Third, it examines how and why Wah Ying Cheong set up a side business of a travel agency and used it to attract more customers and finally diversified itself in a wide range of services to overseas Cantonese other than remittances.

Key Words: Hong Kong Gold Mountain Firm, Wah Ying Cheong Co., Ltd., overseas Cantonese remittance, Chinese account books, Taishan merchant networks